

寺，當天晚上，我在床上不能入睡，想到此番出國，是爲了朝禮佛地，不是遊覽名勝而來，怎可因攝影而疏忽禮聖跡呢？不能，不能，千萬個不能，我不能爲了照相而耽誤禮拜聖跡時間，不能爲了照相而分散虔誠心緒，我總感到白天禮聖地時不够虔心誠意，在深夜三點鐘的時候，我再也捺不住了，一個人靜悄悄披起衣袍，摸索到菩提聖樹下，畢恭畢敬再行叩拜，一拜又一拜，足足拜了三個鐘頭，直至東方發白，來拜聖跡的人越來越多，有一位喇嘛僧，圍繞着大塔與聖樹作三步一拜，他的拜法是把整個身軀完全接觸到地，這是印度一種最恭敬的禮。還有的人在聖樹下叩響頭，有的人在塔中念經，有的敬獻香花，有的靜坐思惟，有的大敲洪鐘，在這個菩提場中，充滿了虔誠肅穆的氣氛。我在這個早晨，拾到了幾張菩提葉，如獲至寶地收藏起來。

談到這些虔誠信徒，有的是印度人，有的是住在菩提場中的喇嘛廟西藏僧，他們每日早晨在菩提聖地上禮念是常事。

原來菩提場除了外道廟，還有兩間佛教寺廟。一間是喇嘛廟，建築新穎，住僧二三十位，多來自西藏；一間中華大覺寺，就是我們此次借宿的佛寺，開山是永慶法師，曾任檳城佛學院主講，不幸大功夫竣身先死，現在是一位中國比丘尼撐持門面，生活清苦，我們得到她懇懇招待，衷心感激無盡，臨行時，送了些香油金，算不得幫助常住，只當是酬勞她的盛情款待。

此外，菩提場聖地了值得一提的，還有二點：

第一、菩提場中央四方形，地勢比四週特別低落數尺，這裡有兩種傳說：一說是在十二世紀時，回教侵入印度，大數破壞佛教聖蹟，當時佛教徒爲了保存這處聖蹟，便把四週泥土堆起來遮蓋，免被踐踏；一說是象徵佛法衰落，如佛法當

興，中央地勢自然會高起來。究竟這兩種傳說，何是非，仍是一個疑問？

第二、佛經說佛陀雪山苦行六年後，下山筋疲力盡在泥連河沐浴，即趨至菩提樹下打坐，按現在圖版來說，佛陀苦行六年，是在泥連

河畔南面，距菩提場不遠；若硬要說佛陀是從嚴寒的雪山——喜馬拉山走到菩提場，那就值得商榷了；因爲，雪山遠在尼泊爾國境那方，與菩提場相距千山萬水，最少有數千里路，不以神通力量，怎能到達？

# 家

張 福 慧  
是有家的  
人是幸福的。  
多年來，  
我憧憬着有  
一個美麗而舒適的家。

記得祖母極疼愛我，父母親對我的恩賜更是難以盡述，我是太幸福了，猶如天之驕子。

在我病痛的時候，我那最親愛的母親總是服侍在我的身旁，一心一意照拂我，因而使我忘了病的痛苦。想起來，母親像對我欠有欠不完的債，盡管我予取予求，心無厭足，她能付與的就付與了。

澤哥是我的胞兄，也是我童年最親近的伴侶，他的性情和我相反，內向、篤實、沈默，因爲他太忠厚了，我總是欺侮他，有時我搶了好玩的積木玩具，有時我霸佔了父親分好給我們兄弟二人的糖果，他氣得臉青要哭，但他還是沒有對我發作，因爲父母親會對他說過：「凡事哥哥總要讓點弟弟啊！」，他什麼事都容忍三分，無知的我却

是得寸進尺的。

年輕的人往往往是無知得近乎盲目的，父母親雖然萬般的愛我育我，但我竟時時嫌他們思想的迂，上了年紀的人的思想和小夥子的總是兩樣，當他們管束我時，我開始覺得討厭，我是任性的，我不喜歡任

何人給我加上束縛，要不，我就起來反抗！我年歲越大，越和父母親賭氣，心裡說：「瞧吧，我就要長翅飛了，自立了，不必再靠你們自由的！」

連年戰爭的烽火，不知使多少人家動盪不安，環境的變遷太大了，我們的家已經散，父親、母親、澤哥同我，天各一方，相聚無期？！不錯，我自立了，但我已失去家的溫暖，這時我才發覺以前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思想上犯了何等大的錯誤！

現在，耳邊再沒有母親說：「吃吧，多吃一些，趁熱！」，使我餓倒了，也沒有誰會寄予同情。生病的時候，沒有人來爲我煎藥，更不會有人肯像母親那樣不避髒臭，污穢，整天整夜不眠不休在床榻伺候我了。

啊！母親！我真蠢，在幸福的搖籃裡不知幸福的可貴，我現在才發狂的渴望能夠日日夜夜依偎在您的慈懷裡，接受您的撫慰與溫存啊！

是得寸進尺的。

年輕的人往往往是無知得近乎盲目的，父母親雖然萬般的愛我育我，但我竟時時嫌他們思想的迂，上了年紀的人的思想和小夥子的總是兩樣，當他們管束我時，我開始覺得討厭，我是任性的，我不喜歡任

渴望着的啊！

飄泊不定的日子，我感到流浪者的悲哀！「鳥倦知還」，這也該是我還鄉的時候了吧？

朋友！你在笑我了吧，我的「癡」，朋友！你在一笑了吧，我的「不圓融」！我們一同修學佛法也有

朋友！記得「Carlyle」的話吧：「愛是知之始，猶火之於光」，效法佛陀至聖至情的「愛」的施捨，把普天下的人看你的「家人」，「家」，我的家，應是建築在芸芸衆生的心上的！

朋友！「愛」是知，猶火之於光，效法佛陀至聖至情的「愛」的施捨，把普天下的人看你的「家人」，「家」，我的家，應是建築在芸芸衆生的心上的！

是得寸進尺的。

年輕的人往往往是無知得近乎盲目的，父母親雖然萬般的愛我育我，但我竟時時嫌他們思想的迂，上了年紀的人的思想和小夥子的總是兩樣，當他們管束我時，我開始覺得討厭，我是任性的，我不喜歡任

渴望着的啊！

飄泊不定的日子，我感到流浪者的悲哀！「鳥倦知還」，這也該是我還鄉的時候了吧？

朋友！你在笑我了吧，我的「癡」，朋友！你在一笑了吧，我的「不圓融」！我們一同修學佛法也有

朋友！記得「Carlyle」的話吧：「愛是知之始，猶火之於光」，效法佛陀至聖至情的「愛」的施捨，把普天下的人看你的「家人」，「家」，我的家，應是建築在芸芸衆生的心上的！